

毛泽东趣事⁽⁵⁾

曹一凡

人云亦云

别人说什么，自己也说什么；别人怎么说，自己也怎么说。这叫“人云亦云”。1947年，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有天，进入田次湾，毛泽东与十几个工作人员被安排在一小窑洞里住。房东大嫂感到过意不去，一再解释：“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毛泽东笑着回答：“我们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大嫂说话中有三个“了”，毛泽东风趣回敬了三个“了”，逗得大嫂和同志们哈哈大笑。

无中生有

将本来没有的事说成有，并且能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种幽默全靠思路敏捷，随机应变。新中国成立不久，名画家齐白石画了一幅画，是一棵生长茂盛的李树，树枝上落着五只形态各异的鸟，生意盎然，十分有趣。有一天，毛泽东、郭沫若和齐白石一起看这幅画。郭沫若想要这幅画，就说：“这画上有我的名字。”他的“理由”是自己的名字叫“尚武”，画上画了五只小鸟，“上五”与“尚武”谐音。毛泽东忙说：“且慢！有本人的名字写在上边。”郭沫若、齐白石仔细看，都说画上根本没有主席的大名。毛泽东这时不慌不忙地问郭沫若：“你看画上的是什么树？”郭答：“李子树。”“树长得茂盛吗？”“茂盛！”“李树长得很茂盛，这不是本人的名讳吗？”郭沫若乐得直拍双手，笑道：“妙哉！妙哉！”齐白石听得一头雾水，不解其意。郭沫若向他解释，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时，曾化名“李得胜”，“胜”与“盛”谐音。

博古斋

冬至与张仲景

程勉学

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岁”等。在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中，冬至这天，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冬至是计算24节气的起点，始于汉代，盛于唐宋。冬至日是“数九寒天”的第一天，从这天开始即进入“数九寒天”。据《后汉书》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众，择吉辰而后省事。”所以，冬至这天朝廷上下均放假休息，在我国北方还有吃饺子的习俗。

冬至吃饺子是医圣张仲景留下的民俗。俗谚说得好：“十一月，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张仲景是东汉南阳西鄂人，他的《伤寒杂病论》，乃集医家之大成。张仲景有名言：“进则救世，退则济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他任长沙太守时，大堂行医，诊病施药，被人称为佳话。张仲景辞官回乡时，正值隆冬，他看到白河两岸百姓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冬至这天，他便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材一起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及药物捞出来剁碎做馅，用面包成耳朵形状的“娇耳”，煮熟后分发给前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感到浑身上下都暖暖的，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很快就好了起来。于是，后人便在冬至这天，照着“娇耳”的样子用面包成“饺子”或“扁食”食用，一直相沿到现在。

新书架

《我不要我的人生，再错过这美好》

张冉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好多承诺被时间冲洗，被自己遗忘，被现实刁难。能够实现一个，对自己就不会那么失望。吴淡如亲历威尼斯、南极、巴黎、丹麦等地，将自己的各种经历、感悟写出来与读者分享。在路上，她享受了孤独与美好，旁听了故事与经历，锻炼了自我毅力、品尝了人间美味……她说，这些都是人生不能错过的美好。翻开这本书，让我们跟随淡如的文字，用心感知四季美好，邂逅浪漫爱情，享受舌尖上的美味，还要找寻最初的梦想与勇气……错过了，会遗憾。经历过，才耀眼。在最好的年华里，不要辜负最美的自己。

到了清代，戴熙先在别处看到《及春踏花图》，产生疑问，然后在宫中看到《清明上河图》残本。他指出《及春踏花图》上的双龙印，原本属于《清明上河图》。但鉴于皇威，他不敢声张，把这个发现写成《戴熙字帖》，和缺角大齐通宝一起珍藏。铁匣内，不示于人，连他儿子戴以恒都没见过。戴熙死后，《戴熙字帖》和缺角大齐通宝一并失踪，不知被谁偷偷取走，这两样东西辗转落到了樊驴记。这是我这一次调查得出的结论。只要找到《及春踏花图》，把双龙小印那一块绢布与《清明上河图》两个版本做对比，就可以知道哪个版本是真的。我整理好思路以后，打了个电话给方震，请他转接刘一鸣。《及春踏花图》这幅画我知道。刘一鸣说，我心中大喜，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心中一沉，“可惜它早就被扯碎了。抗战结束后，五虎有一次豫陕之争，七家郑州商舖在豫陕楼设下赏珍会，力战黄克武。黄克武连战连捷，他们只得从开封请来一位叫阴阳眼的高人，与黄克武赌斗‘刀山火

海’，用的就是这一幅《及春踏花图》。阴阳眼最终击败了黄克武，自己付出的代价却是《及春踏花图》化为碎片。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清楚。黄克武回来以后，对五虎的人绝口不提，似乎是发过毒誓保密。所以没人知道那战的细节。”“那还不简单，问一下黄老爷子不就得了吗？”刘一鸣沉默片刻道：“刚刚得到的消息，克武心脏病突发，已经被送去了香港玛丽医院，如今还处于昏迷中。”“听到这个消息，我如五雷轰顶。”“怎么回事？”刘一鸣道：“克武是跟一名女性谈话之时，突然心脏病发作，直接被送去了医院。”“梅素兰？”我脑海里跳出那个双目已盲的老太太。“据随行者说，她是在黄克武回到宾馆时出现的，两个人在大堂只交谈了几句，克武就病发了。”刘一鸣回答。

43. 阴阳眼的过去

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是复旦大学。博士楼里有宿舍老师，但管得没有本科生宿舍那么严格，我轻手轻

微文

闹市蛙声

余继聪

我家这幢楼后边，是一家建筑公司。每年雨季来临，建筑公司那边的水塘里，就会传来咕呱咕呱的蛙声，把我的乡思乡梦催醒，把我的乡忆乡恋催醒，使得我对稻田、庄稼、瓦房、牛羊、山歌爱恋的己乙醒来。

几年前买了这一套房子，在二楼，靠南，采光很好。我们去年四月初搬进来住着，感到家里每天都阳光明媚。

睡在床上，听着悦耳也让人心烦的蛙声，就翻来覆去，想着童年生活在乡间的事情，想着远处的乡野，想着老家和亲人们。建筑公司那边那一片地，因为这一带原属龙川口河道江南岸，早先应该也是一片稻田，一片水田的，雨季就会栽种水稻和烤烟苗，旱季就会种植着小麦、油菜和蚕豆。

稻谷是很熟悉、也很喜欢的一种植物，一种庄稼。每年的大春作物，主要就是稻谷、苞谷、烤烟苗等等。雨季里，楚雄的每一个田坝里，甚至每一片山坡地、雷响田里，都栽插了一片片温柔碧绿的稻秧。一行行的稻秧，整齐美丽，生机盎然。水田的气息，稻秧的苗香，就一缕缕沁入我的鼻子。我也是感到很亲切、很迷人，总是感到很幸福，感到生活在雨季里栽满稻秧的楚雄很幸福。每天黄昏，稻秧田里，总是会传来悦耳动听的蛙鸣，咕呱咕呱的。这淘气的乡间小生，总是喜欢热闹，无论有多欢快，无论族群队伍有多壮大，总是还不满足，总是埋怨咕呱咕呱，年复一年总是吼着“孤寡孤寡”的乡间生活主题歌。

就每夜想着那边院里以前庄稼生长的模样，想着那边现在废墟边南瓜藤蔓、茄子、辣椒生机勃勃的情景。每天早晨出门，都觉得好像是从村里乡间庄稼地里出去一样，每天傍晚回家，都觉得好像是回到了乡间老家，回到了庄稼包围着的村庄里一样。在家里，闲暇时，我总是喜欢站在南边窗前，看着建筑公司那边院里的废墟、辣椒树、茄子树、南瓜藤蔓，看得见紫茄子、绿辣椒、绿南瓜、黄黄白白的南瓜花葫芦芦花。这一幢楼，南边一整面，建筑方都没有砌墙，我自己把一整面都安装了钢化玻璃，屋里就很敞亮，阳光可以直接照到客厅里，铺满客厅。

就总是觉得，那边以前一定是一片片水田稻田，这一个雨季，一定是稻谷扬花灌浆，稻花飘香，继而稻谷金黄，田埂上、河沟边一定有芦苇苍苍芦花飘荡。

每天夜里，青蛙总是在那边的废墟边、小积水塘里咕呱咕呱地叫，几乎是一整夜一整夜地叫，一直叫到黎明前，大概也是因为牢牢记着那里早先原本是一望无际的水田、一望无际的稻田，大概也是因为忘不了早先那一片一望无际的水田、一望无际的稻田。我如此喜爱这一片地方，如此喜爱这单调又悦耳的咕呱咕呱的蛙声，也是因为怀念早年生活于乡间、生活于老家的时光。

那边低洼处雨季临时积着起来的雨水，成为了这些丧失了家园的城市青蛙的临时避难所，但是等雨季一结束，水注干

涸，这些青蛙们虚幻的乐园不见了，它们就将再次失去避难所。我不知道，那时候，它们都是都干渴饥饿而死了，还是长途迁徙，去遥远的地方寻找乡间水田坝塘。每一年，我都为这些青蛙担心。每一年雨季，我都希望城市里能够多积蓄起这样的水注。每一年雨夜里，我都盼望能够听到城市的某个低洼处能够传来熟悉的欢快的蛙鸣，咕呱咕呱，像我的脉搏一样有力的、生机勃勃地按节律跳动着。

小时候，在乡间生活，是夜夜可以听见蛙声蛙鼓的。那时候，没有蛙声狗吠，我不敢入睡，睡不着的。一场透雨，秧田池塘都涨满水，青蛙们也很高兴，纷纷在水田池塘里唱歌跳舞，咕呱咕呱，仿佛要把它们的快乐开心告诉满世界的生命。很快，水田池塘里，就会有青蛙们产下的卵，像一张张网一样，浮在水面上，继而浮出密密麻麻的可爱小蝌蚪。那时候，我们喜欢捉蝌蚪玩。蝌蚪们逐渐长大，尾巴逐渐退去，逐渐收掉掉，就长成了青蛙了。青蛙们吃水田稻田里的昆虫。乡间那会也常见蛇，青竹龟、白麻子蛇、乌梢蛇、水蛇等等，它们会吃青蛙。

蛙鸣鼓噪总能唤醒一段美好的记忆。每每邂逅一声声咕呱咕呱的蛙鸣蛙鼓，总觉得很亲切很感动，总能让人产生“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想起家乡。总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是孤独的呆在密密麻麻的陌生庄稼“城市高楼”丛中一只蛙。



蕉下花正浓(国画) 孔艳彩

随笔

文雅

许锋

父亲以前从未用过文雅这个词儿，文雅这个词儿本身很文雅，父亲不会用，也没机会用。虽然他读过大学，知书达理。他后半生在小城，小城市说的话用的词儿都极为通俗易懂，可以说是土里土气，也可以说是朴实得掉渣。

文雅这个词儿从父亲嘴里说出来时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我本不想描写那个场合，那毕竟不文雅，连脑子里迷迷糊糊的父亲都知道不文雅，就一定不文雅。但那时的父亲是个病者、弱者，几乎衣食不能自理，因此他即便做出不文雅的举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尚能被理解。

父亲是肝昏迷，主要原因是肠道功能不正常，而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父亲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对身体伤害极大。可有什么办法呢？该用的药都用上了，该使的办法都使了，可他就是不排便——很抱歉，还是绕不开。

父亲的肠道固执了多日后，终于算是缴械投降。但那时的父亲意识仍不完全清楚，浑身软塌塌像散了架的棉花垛，身上还扎着液体。而医院的卫生间却都是蹲便。显然，正常人日常所做的一件极为简单的事在父亲身上变得极为复杂和艰巨。

父亲一定要在病房里，在便携式坐便器上完成这个任务。显然，父亲对此是抗拒的，他残存的意识让他对此的反应格外强烈。下了床，他不坐。我们愿他，他也不坐。我们使劲摁他，他拗着不坐。最后索性坐下了，但还穿着裤子。父亲如生气的青蛙，肚皮一鼓一鼓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没有任何语言。他已肝昏迷四五天，脑水肿，身体状况糟糕透了。

母亲的态度很粗暴，母亲也在小城生活了大半辈子，她不会像城里女人似的柔声细语，不会用到一些文雅的词句，她说的话很通俗但很到位，很生硬但很朴实。父亲更加抗拒。

我是会使用一些文雅的词语的，毕竟我一直在城里生活。都是不小的和发达的城市。我在城里学会了文雅，也学会了虚伪；学会了本事，也学会了技巧。我轻声告诉父亲，你现在是一个病人，对于你这样的病人来说在病房里大小便其实很正常，你周围的这些病友他们也是在病房里大小便的，只有排便之后，你中毒的症状才会缓解，你才会好起来。

显然，父亲听进去了。尽管不是非常情愿，但再也没有抗拒。我们将病床四周的帘子拉成“围城”，父亲居于其中。我怕父亲尴尬，我闪出“围城”，留下母亲。这时我听到父亲说——真不文雅。

我不由笑了。第一次听父亲说这个词儿觉得新鲜，在这个场合听到父亲说这个词儿觉得幽默。一辈子不唱歌不跳舞不抽烟不跟孩子开玩笑极少喝酒的一个人，一下子用了这个词语，竟还是在意识“残缺”的情况下，有趣极了。

母亲怕我恶心，我不觉得恶心。每一个孩子小时，父亲都给他们擦过屁股，洗过尿布；洗脚，洗澡，去除身体或衣物上的污垢，他们恶过吗？

或许，在生理上，恶过；但在心理上，我们责无旁贷。我们要适应孩子们的成长，给他们以引导；要适应老人们的老去，给他们以扶助。我们要以文雅的方式表现爱。

文雅是生命中的和风细雨，小城市和大城市，孩子和老人，男人和女人，都会毫无疑问地喜欢。

小说

欢迎光临

秦德龙

老关正在街上走着，被一个妇女拦住了去路。老关一惊，以为妇女朝他要钱呢。老关下意识地捂紧了衣兜，正色说：“我身上没带钱啊。”

妇女笑道：“大哥，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不是乞丐。我只是想请您帮帮忙。”

“帮什么忙？”老关警惕地问。

“您买房子吗？请看广告。”妇女笑着，将一张售楼广告递给了老关。

老关这才注意到，妇女拿着一摞售楼广告，是希望他买房子的。妇女不是售楼小姐，她只是发广告，大概也能挣几个辛苦钱。

老关摇摇头说：“我不买房子。”说完，将广告还给了妇女。

妇女拉着老关的衣服说：“大哥，我知道您不买房子，您跟我走一趟行不行？”又说，“跟我到售楼部去一趟，转一圈儿就行，就说您是看房子的。您买不买没关系。您只要转一圈儿，让他们看见，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老关笑了：“好好说好话。反正，我退休了也没事干，就跟你去转一圈儿吧。”

妇女听了老关的话，很高兴，就带着老关去了售楼部。

售楼部的环境很清新，也很幽雅。年轻的售楼先生热情地接待了老关，把他请到沙发上，还给他用一次性杯子倒了白开水。老关第一次在社会上享受这种待遇，就做出很有趣的样子，询问房子的款式、价格、工期。售楼先生一一解答着，并指点老关如何挑选房子。售楼先生还问老关，是准备一次性付款还是分期付款？买房子是自己住还是给孩子住？

老关故作矜持地说：“当然是给孩子住喽。”

售楼先生点点头说：“那最好叫孩子来看看。您就是看好了，也要听听孩子的意见，对吧？”不等老关回答，售楼先生礼貌地说：“欢迎光临！”

老关的脸色一红，明白“欢迎光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家下逐客令了。

老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出了售楼部。刚走出没多远，那个请他帮忙的妇女又出现在他面前了。妇女客气地说：“谢谢您了，老同志。”

老关说：“不用谢，不必客气。”说着，就要开路。

妇女拦住他说：“我也不让您白跑一趟，给您5块钱吧。”说着，妇女将5块钱递给了老关。

老关的脸色又红了。怎么，帮人家看看房，就拿人家5块钱？

妇女说：“您付出了劳动，耽误了您的时间，5块钱够吧？”

老关把钱还给妇女，表示不要钱。

妇女说：“5块钱不多，拿着吧。俺也没拉过来一个人看房，就能从售楼部拿到奖励。”妇女又把钱递给了老关。

老关不听妇女解释，又把5块钱塞给了妇女。老关说：“我不要，我有退休工资呢。再说，我又不是真穷。”

妇女把5块钱硬塞给老关：“叫您拿着，您就拿着，拿白不拿！明天，您还可以给我再找几个人过来看房，我还给钱，每个人给5块！”

老关说：“那明天我还来，还来给你帮忙。”

妇女笑了：“您不能再来了，售楼部的人认识您了。”

老关说：“那我就多找几个人过来，给你帮忙，帮你完成任务。”

妇女笑道：“辛苦您了！”又说，“可千万别穿帮了啊。”

老关笑笑，走了。

老关回去以后，把这事儿和几个退休的老家伙说了，问他们想不想挣5块钱？几个老家伙都觉得稀罕，但没有一个人说要去挣钱。

老关的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位妇女的形象，还有她手里的5块钱。

连载



过，经营的还是古玩生意。那你听说过豫陕楼的赏珍会吗？我努力克制自己的心跳。那次是河南七家大辅联手办的，你们家有没有参与？”戴鹤轩一听，神气十足：“有啊。我家的铺子，排名第六位。那次赏珍

会要求严格，各大铺子只派了一个掌柜去，一共只有七人。据说本来七位掌柜信心十足，没想到黄克武如有神助，连战连捷，把他们设的套一一破去。七位掌柜眼看撑不下去了，其中一位提议，连夜从开封请来一位姓廖的神秘高人，一仗打了乾坤。”

“那个姓廖的，外号叫阴阳眼对吧？”我问，“那个阴阳眼，真的能看穿黄泉来路？”

戴鹤轩哈哈大笑：“所谓阴阳眼，那是河南当地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一眼大，一眼小，先天性地小眼裂家族遗传畸形而已，跟什么阴曹地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眼大，一眼小。籍贯开封。姓廖。”

这不就是请人吃席嘛，被我亲手抓进监狱的大眼贼吗！

我赶上了最近的一班军航，在第二天清晨抵达北京。我一下舷梯，方震的古普已经等在停机坪上。我顾不得叫一声新鲜空气，直接跳上车。

古普很快来到位于南城郊外一处僻静的监狱大门前。我坐定以后，没过多一会儿，大眼贼被一名看守从

另外一个门带进屋子。

我开门见山：“这次我来找你，是有件事要问你。你们家解放前一直是开封的？”

“是，到我这辈，才慢慢往外走。”我深吸了口气：“四十多年前，开封有个阴阳眼去了郑州的豫陕楼，打败了五脉一个叫黄克武的高手。这件事你知道吗？”

大眼贼一点没犹豫，“知道。”

“是你家族的干的吗？”

“是我家二爷爷。”大眼贼答得特别干脆，“二爷爷从前是个江湖骗子，凭着一对阴阳眼在北方几省闯荡。后来他也不知怎么的，骗到了一位高人头上。高人就是高人，教了他一些古董的鉴定手法，给了笔钱，打发他回老家做点正当生意。我二爷爷深受感动，回到开封以后，把骗人的伎俩都收了，一门心思钻研古董。后来那位高人因为倒卖文物，被国家当奸奸给枪毙了，我二爷爷……”

“等一下！那个高人，叫什么？”

“姓许，叫许一城，因为卖文物给日本人，被当作汉奸枪毙。我二爷爷在长生牌位前大哭了一场，说打死他都不信许掌门会当汉奸。抗战胜利

以后，有人突然来找二爷爷，说请他去郑州豫陕楼救急。本来二爷爷都回绝了，可他一听要对付的是五脉中人，一拍桌子，说许掌门的仇我不能不报，立刻就赶了过去。我二爷爷去的时候，带的是一幅画，回来时却只带了一堆碎片。回来不久，他就咽气了。”

我几乎坐不住了。那幅画，肯定就是《及春踏花图》，果然如刘一鸣所说，在赌斗中被拆成了碎片。

“那堆碎片去了哪里？”

大眼贼道：“二爷爷临终遗言，说他已替许掌门报了一部分仇，无愧于心，让我们把那张画的碎片陪葬。二爷爷说他死后要葬在许掌门离魂之地，这样二魂相近，方便他寻见许一城的魂魄。我们家里人遵照遗言，把二爷爷火化，骨灰装进锦盒，一路运到北平埋葬。”

“廖定是葬在北京哪里？”我问。

大眼贼点了点头，朝东边伸手遥遥一指：“我二爷爷下葬之地，就是当年许一城被枪决的刑场旁边，就在当年许燕郊灵山脚下。”

我傻在了原地。